



秋满麻王川

□ 和丰龙

庆阳市镇原县麻王川的秋天,是从黄土高原上那一道道沟壑中爬上来的,先是悄悄地,继而大张旗鼓地将山川平原染成了金黄。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秋色便在这高低错落间流淌,如同打翻了的调色盘,将浅黄、深红、苍褐泼洒得淋漓尽致;麻王川的秋天,是从黄土高原深处蒸腾而出的一种苍茫而雄浑的壮美,仿佛大地在此刻吐纳了千年沉积的厚重,将盛夏的燥热尽数敛去,只余下广袤与坚毅。

初秋的麻王川,尚存夏末的余温。晨起时,薄雾如纱,笼罩着田野村庄,朦胧而静谧。太阳渐渐升高,雾气散去,天地豁然开朗,天空高远,清澈如洗,云朵悠闲地飘着,似被水洗过的棉絮。远山如黛,起伏连绵。山脚下,梯田层叠,黄绿相间,尚未完全熟透的谷物在风中摇曳,沙沙作响,似在低语着一年的收成。黄土塬上,玉米露出金黄的大牙,虽然叶子已渐次转黄,但粗壮的腰杆还固执地保留着最后一丝青翠。田野里,高粱涨红了脸,谷子弯下了腰,豆角咧开了嘴……农人们黝黑的面庞映着日光,皱纹里仿佛隐藏着金秋的丰硕,望着一年的劳作,盘算着收割的日子。屋檐下,一串串火红的辣椒,像极了节日的鞭炮,似乎在庆祝丰收的喜悦。

秋意渐凉时,秋风才真正显露出它的脾性。这风从高原上横扫而来,带着黄土的颗粒感,刮在脸上微微生疼。这风是有声音的,它在沟壑间穿梭呼啸,像是古老的秦腔在吟唱,粗犷而苍凉。它吹过原野,玉米叶子便哗啦啦地响成一片;掠过果园,苹果羞红了脸颊,红彤彤、沉甸甸地挂在枝头;熟透了的梨子穿上黄金甲,饱满圆润,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农妇们提着篮子穿梭其间,笑声清脆如铃,她们小心翼翼地采摘果实,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对待初生的婴儿。

深秋的麻王川,黄是沉甸甸的金黄,红是炽烈的火红,间或夹杂着些许深绿与褐色,极目四望犹如一幅巨大的织锦铺展开来。梯田层叠,宛如大地的指纹,每一层都染着不同的颜色。公路边的白杨树叶已染成金黄,在秋风中摇曳生辉,阳光穿过枝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偶尔一群麻雀从头顶掠过,扑棱棱飞向远方。麻王川的河水,此时已收敛了脾气,变得温顺了许多,缓缓流淌,清澈见底。河岸边的芦苇已经枯黄,在秋风中起伏,发出窸窣的声响,似在吟唱着一首古老的秋夜村歌。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衬出夜的宁静。这样的夜晚,适合围炉夜话,煮一壶香茗,听老人讲述那些关于土地和收成的故事。

麻王川的秋天不只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味觉的狂欢。新收的玉米个大粒饱,刚摘的苹果脆甜多汁,南瓜熬成的粥金黄浓稠,暖胃更暖心;枣子一嘟噜一嘟噜挂满枝头,等待人们大快朵颐。

所有的滋味都带着阳光和土地的气息,简单却醇厚,一如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麻王川的秋,就是这样一番景象:壮阔而不荒凉,丰硕而不喧嚣,沉静而不死寂。它没有春之萌动,夏之炽热,冬之肃杀。它以一种成熟而从容的姿态,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沉淀与豁达,展现着黄土高原特有的气度与风骨。在这里,秋天是丰收的热潮,是土地对憨厚的农人们最丰厚的馈赠。当最后一片叶子飘落,当第一场雪覆盖山川时,秋天便悄然离去。麻王川的秋,是刻在黄土高原上的史诗,每一道沟壑都是一个字符,每一片落叶都是一个标点,每一个麻王川的人都是一位诗人,他们在这片锦绣斑斓的土地上,用心用情共同书写着这片土地厚重而壮美的故事。

环县道情皮影被誉为“东方民间文化的活化石”。

皮是上等牛皮,来自青草期轻的公牛皮,柔而不软,硬而不脆,暗夜灯光下轻盈薄薄的透,于道情皮影“十刀一寸”的高精度雕刻而言,无疑是臻品。

刻是“以镂空为主,阴阳交错、明暗相辅,造型严谨”。

有甚者一个皮影要刻三千余刀,且刀口精细流畅。想想,头发丝一样的线条,得多精巧的一双手,多耐心的一个人。不知是否同我们在陇东古石刻艺术博物馆看到的石刻有关,那些石刻像因线条的质拙或灵动,呈现出或端严,或沉静,或娇媚,或俏皮的样子,这些石刻体量上虽与皮影相去甚远,但同生于高天厚土的庆阳大地,想来有历史的融合与文化上的辉映。不同的是,皮影系动态,又材料轻便,故而表现形式更自由,想象更任意,以至于鼎盛时期普通人家妇孺皆可近,甚至作了家中装饰,添生活不少情趣。只是,我们在环州故城皮影馆停留时间太短,来不及细品那来自民间的俗中大雅,只匆匆一眼一幅古典美女图,见女子一身袅袅华服,发间几瓣牡丹,眉细如黛,朱唇轻点,那曼妙风姿宛若曹植笔下之洛神。

演,据皮影馆那位年轻解说员说,环县皮影最初是敬神之用。大概所有民间艺术最初都与人对神灵的敬畏有关,歌之蹈之,祈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至夜,环州故城皮影馆为我们安排了一场皮影片段的演出,我因旁顾左右,在二楼回形看台走来走去,想探究亮子(即影窗)后面艺人的操作,结果既未看到那幕后实情,因亮子周边全用布帘遮了起来,也未能看到那完整的皮影片段,只错眼一个皮影女子的侧袖,在亮子后一根忽隐忽现的细棍支撑下,忽一下折起、忽一下扇开,尤其那胳膊部位收放自如灵活多变,想单就这一段的活泼便足够使整个剧目生动得让人忘神,再不要说它还滑了字幕在两侧立柱,听不懂唱腔者只需对着屏幕看字幕,剧中的悲喜便可入心。

至于唱,亦是陇剧独有的道情

□ 黄
璇

皮影绕环州

唱腔,融皮影表演,实为珠联璧合,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恣意。董志塬周边沟壑纵横,塬面却宽阔无限,得其滋养的道情故事虽深浅明暗极为繁复,吼出来却是敞敞一种苍凉与豪迈,完全是粗犷的底色。为什么不放声吼呢,自周祖不弃穿,这地方人便有足够的底气将延绵千年的文脉用它的“伤音”(悲调)或“花音”(欢快调),配以“嘛嘛”(帮腔)痛快淋漓地唱出来,让全世界都能感知来自这块土地的悠远与深情,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磅礴与华美。

在环县只作了短暂停留,又对馆内所售皮影爱不释手,挑来挑去尚未选中便被集合的声音召回,一桩心愿终是未实现。转念想来,或许有些美本就属于滋养它的土地与光阴——正如那牛皮上镂刻的千年魂魄,唯有在陇东的风里,在暗夜每一道灯光的褶皱里,才能舞出它真正的酣畅与苍茫。

峡谷回响

□ 胡忠喜

从张掖市区出发,驱车沿312国道一路向北,山顶覆雪的祁连山渐渐从车窗外远去,土红色的河谷开始呈现在眼前。

穿过平山湖大峡谷景区大门,视野从辽阔空旷猛然跌落到狭窄逼仄,仿佛历史厚重的石门推开了一条窄窄的缝隙。景区的线路设计别具心思,人们的视野也在辽阔与狭窄间不断切换。沿途中,山羊与骆驼悠然地漫步在戈壁上,与远处停泊的云朵遥相呼应。登上观景平台极目远眺,脚下的石丘形状诡谲,如沙漠城堡,又似红土地被未知巨力撞击后留下的道道伤痕。

晌午时分,行至峡谷腹地,气温逐渐上升,但在谷底的游客依然能感受到一丝沁凉。峡谷时而开阔,时而狭窄,头顶的光线晦明变换,给人以极度跳跃的视觉冲击。有风吹过峡谷时,声音时而苍茫萧瑟,时而轻柔低吟,游人仿佛从中听到了商旅驼铃绵延不绝

的跫音,又恍若听到了阵阵金戈铁马之声。

行不多时,就到了景区著名的“一线天”。这里是峡谷裂开的一段缝隙,窄处只有尺许,只容一人通过。紧贴着崖壁,踩着铁板楼梯一步步艰难地向上攀登,约五十米后,便到了一处相对宽阔的平台。当你气喘吁吁以为再无障碍时,又有一段悬梯几乎垂直向上,人称“天梯”。即便如此,周边有防护措施,人们往上攀爬时仍觉得战战兢兢,不敢往下看。但只要你一鼓作气,就能收获绝美的夕照之景。站在山顶回望,夕阳赋予了丹霞瑰丽的七彩光芒。此刻,河西走廊的柔情与内蒙古高原的雄风在纵横交错中融合,自然与历史在苍茫深处交相辉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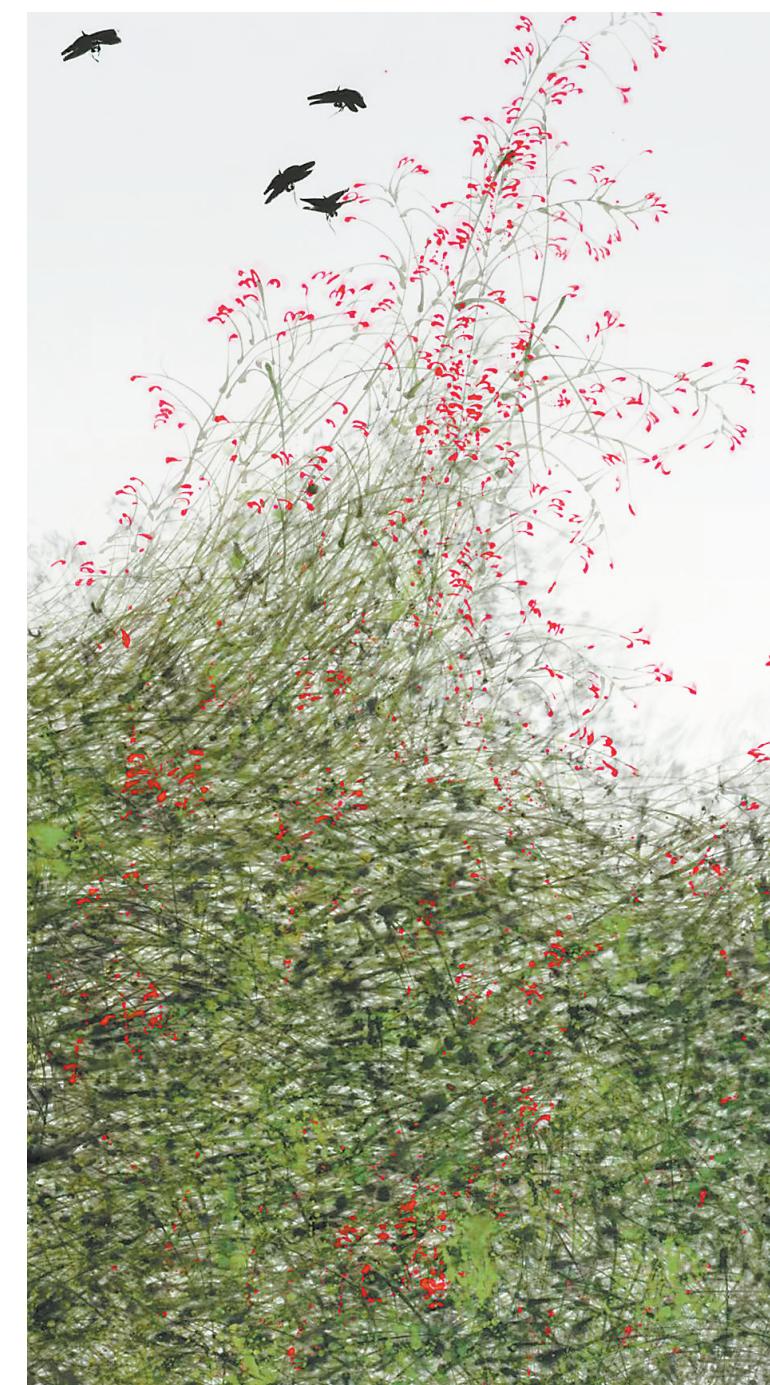
随着落日西沉,当人们缓缓走出景区大门,那段萦绕在深谷中的苍茫回响仿佛依然回荡在耳畔,久久没有散去。

雨秋的荷

□ 张发栋

我家不远处是南湖公园,几经改造,园内楼台亭榭幽敞,花木簇拥着小桥、曲径、回廊,如镜的湖面不时让凫水的鹅鸭的往复打碎,湖边南北两侧多植荷莲,和水光天色交融,让人心生亲近之感。

处暑的前一天,我撑伞冒雨而去。虽是初秋,有些花还在开放在池塘,但同日炎夏不一样的,姿致显得很冷艳。遇雨雾,乍听得密集的雨滴敲鼓般敲在伞上,与簌簌落入池塘澎湃甚厉的雨点交响出了一首扣人心弦的乐章。荷花平常见惯了,也不去想什么出淤泥不染、濯清涟不妖之类的意思,对于娇美并不排斥,和它们一起生活着,可以知摇曳,知寒暖,荷身上摊



百花

第3349期

畅游花间

〔中国画〕

关玉林 作

清幽漫海湾

□ 哈建设

多次到访皋兰,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那清幽弥漫的河湾之中,如浪花般奔涌的诗意图,始终在记忆里回荡,轻轻吟唱。

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将涛声沉淀为泥土的底色。皋兰,这片被山水反复抚摸的土地,每一道沟壑都隐藏着光阴的印记——汉代的关隘已化作田埂上一块青石,而大唐的驼铃,仍会在某些月夜随风潜入麦田深处。

四月是川的天地。万亩梨花将春天堆砌成皑皑白雪,花瓣飘落在老农的草帽上,仿佛时光轻轻拍打他的肩膀。而玫瑰总在五月烈烈盛放,红得灼眼,把芬芳酿成酒、埋入黄土,待来年启封时,满缸皆是阳光的香醇。

黄河滩的芦苇丛中,藏着无数细碎的秘密。晨露悬于苇尖,映出斑头雁站立的身影;晚风拂过水面,揉碎流萤点起的星光。有人在河滩捡石

头,指尖触碰间,或正与几百年前的商队遗落的一片瓷片相遇,沁着水色的凉与窑火的温。

风掠过皋兰的山脊,总携着旧日的碎屑。那是古烽燧的夯土气息,混杂着新翻麦田的清香,于沟壑间回旋。有人在山坳牧羊,鞭梢一响,惊起崖壁的岩鸽,也唤醒了沉睡的传说——相传汉代戍卒曾在此镌刻家书,如今字迹早已被风雨磨平,唯留石头的余温,守护那句未曾寄出的“归期”。

秋阳下,宽阔的打谷场上,连枷起落的节奏,与皮影戏中的鼓点悄然相合……

夜色漫过,黄河岸边灯火渐起,晚风潜入每个行人的呼吸。有人临水发呆,看月光在浪尖碎成银片,暮然懂得:这河中流淌的,从来不止泥沙,更有一代代人的梦想,沉浮其间。晨雾未散,菜农已驾三轮车碾过露水。大棚里的黄瓜垂挂水珠,如

牧 歌

□ 王正荣

云把影子丢在草甸
牛羊正啃食盛夏阳光
车拉草原水草丰茂
母亲晾晒的燕麦垛
每根草穗都挑着星星

山是沉默的牧人
脊梁弯成了栅栏的弧度
牦牛甩动尾巴,抽打着
草叶间的野蜂
蹄印里盛着遥远的回忆

牧歌跌进谷底
奇石嚼出清冽的回声
夕阳把山庄洇染成传说
牛羊踩着暮色晚归
月光下的草原,一片宁静

雨秋的荷

□ 张发栋

着一本阅历册。大概与人们的心理有共通之处吧,一入秋季,尤其落雨时分,宿在池塘的荷显出迟暮相来,打在花叶上的雨水更是平添了些苦楚的氛围,元代诗人萨都刺有诗:“秋风吹白波,秋雨鸣败荷”,寄托的就是旧时文人的伤感。荷吃了些泥水,除了观赏性,其之于食客的藕,自然是爽脆可口了,古人原借秋雨残荷写萧瑟凄凉,此一层我们不必过分执着,只把雨秋的荷当作一种满眼池色如仪态盈盈可爱的境地享受也自有情致,况《诗经》有文曰: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倘视荷若君子,岂不心生欢喜之感耶。